

高招专科的录取工作结束了，高复班里终于尘埃落定。高四生们(甚至高五生们)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所有的鸡肋都不再可能向他们伸出瘦瘦的橄榄枝了，他们将死心塌地再走高三，重堕炼狱，在劫难逃。

高复班谁的劫难？

■史金霞

又是十个月的水深火热，对于活泼泼的青春生命，真可谓一场劫难。

高复班成为大部分小城市的高中高考制胜的法宝，其建设设备瞩目，其发展如火如荼，其竞争愈演愈烈，其残酷有目共睹。然而，残酷的高复班，只是这些复习生们的劫难吗？为高复班的繁荣昌盛盛付出代价的，还有谁？在复习生之外的，那些因高复班而权益受到侵害的应届生，是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？

在为数甚繁的县城高中乃至许多地市级高中里，以教学能力、经验和成绩为标准，划分等第，各个学校的老师们都能够分出几个梯队。有的连年带高一，有的可以跟到高二，有的则常年驻守高三。于是，能力的高低、经验的多少以及成绩的大小，就如此恶性循环下去，“贫富”差距越来越大。于是，学科教学上层层欠债的现象就成为常态。高一向高二欠债，高二向高三欠债。在复习班还曾经被明令禁止的那些年月里，欠债到高三为止了。而今，欠债又多了一层高三向复习班继续欠债！本来三个梯队的高中教师，又进化出第四级塔顶：专门教复习班的教师。这些教师往往是一个学校里，各个学科中能力最强、经验最丰富、证书也最多的那些教师，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，大部分是学科带头人和教研组长。

对于年轻教师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，随着复习班规模的不断扩大，越来越多的“资深”教师成为复习班的主打，使他们得以冲破高一高二的门限，晋级高三，倘使第一次成绩还不错，那么也就获得了留守的可能，三两年下去，也就成长为骨干教师了。在高中入学率开始逐年走高的今天，班容量动辄八九十人，一个年级还要达到20轨，高中教师明显匮乏，很多资质或机会还不错的年轻老师，送过一届毕业班之后就可以连续获得送毕业班的机会了。青年才俊的脱颖而出，好像还要感谢复习班的增产啊。

然而，我们必须问一下，为这种迅速窜升的进化和成长付出高昂代价的人，是谁？是这些再走高三再次领受十个月炼狱之苦的高复班学生的前身——高一、高二和高三的应届生们！

倘使一个学校能够把每个学科的优秀教师(任何一所重点高中，每个学科都会有几个年富力强的优秀骨干教师)合理配置到高一高二高三去做年备课组长或者学科带头人，以老带新，帮扶举助，切磋商究，循序渐进，就可以有相当一批资质不错的年轻教师，在高一高二高三里扎扎实实地进步成长并成熟起来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书育人的教育者，而非仿佛添加了催熟剂一样，使之在应试的题海漩涡中，变异为强悍的考试机器！而这种可能，因为高复班的异军突起成为泡影。为了完成逐年递增的高考指标，一个学校最现实最迅速的手段，在一年之内就能立竿见影的，就是扩大复习班规模，就是牺牲高一高二乃至高三应届生的长远利益，来迅速达到短期目标！至于以后，以后还继续扩大复习班的规模呀！

于是，学校成为复习班的圣殿，为了增加高质量的复习生，拉关系做广告不择手段；甚至不惜高价购买外校外地高分复习生（动用学校专车从家接到学校还不够，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配给单人宿舍）；甚至悬赏搜求高分复习生，根据不同分数档推荐来一名复习生奖金若干（有点超女的“海选”意味吧，重赏之下，人民力量大无边）；甚至给学校的老师摊派带复习生的任务（比如有的学校就规定，学校老师每人至少推荐两个外校高分复习生，并且到主管校长处登记造册，对完不成任务者，罚！）；甚至允诺高一高二的学生，如果能拉来高分复习生，就减免本人学杂费，如果一个高分复习生到本校复习，就减免他也在本校上学的弟弟妹妹的学杂费（请问这样的权力学校是否具备？）；甚至为了满足复习班的需求，把原来高一高二的学科带头人直接调配到复习班任课，不但丝毫不顾学生和老师的本意愿，还美其名曰保高三以大局为重（什么大局呢，大局不外就是复习班的稳定，就是高考的升学率！）……高考，本来就是高中里边的重头戏，一切为了高考，为了高考做一切，复习班的工作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异化成重中之重。不必再赘言论证，这种异化的直接受害者，就是学生。

这样说，丝毫没有敌视复习生的意思，因为他们本来也都是应届生，他们的高一高二和高三就是在层层欠债的状况下度过的，他们享受的所谓特权，其实是他们用青春做代价换来的，他们是复习班异化的直接受害者，但是目前，他们不是最后的受害者。所有的复习生固然都曾经是应届生，如果事情恶化到大部分应届生，都势必要等到做了复习生之后，才能享受到优质教育服务的时候，那些应届生们，他们被损害的正当权益如何弥补？向谁清算？

如果一个学校不再拿出相当于一个年级的力量来备办高复班，如果这一套配伍复习班的优秀教师去培养年轻教师，去带应届班，会改变多少学生的命运，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啊！如果一个学校应届班一本、二本升学率也能如同复习班那样的高，那又是多少个学生多少个家庭的幸福快事啊，那又将为社会减少多大的资源浪费啊！让我们和莘莘学子一起期待着，期待着告别这种复习班异化成灾的那一天的早日到来！

然而，如果让一个学校为每一个学生负责，那么谁来为每一个学校负责？这个责任，仅靠一个理想的学校、一个理想的校长，是承担不来的。

近日，周立波调侃汉服事件引发热议，方文山的指责与黄健翔的力挺又促进了事件的持续发酵，虽最终证实是乌龙一场，此“圆场”非彼“援场”，但汉服所牵动的民族主义争论却值得思考。

在眼下如火如荼的汉服复兴运动中，相比于同胞们的满腹热忱，大众们的态度却始终是无可无不可，着汉服上街依然是一种“奇观”。复兴不利于行、不利于劳的汉服意义何在？所谓的“汉服热”会不会只是同胞们的集体臆想与形胜于质的孤芳自赏？西方文明早已浸透、日韩文化不断涌入，祭出汉服只是为了打响文化自卫反击战吗？被迫中断了自身传承的汉民族，重拾起汉家衣冠，又能否重新觅得失落的乡愁与荣光？

汉服：文化复古者的孤芳自赏？



何为汉服：

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

“同袍”，语出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，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。这里的“同袍”指的是战友。而现代汉服复兴者之间，亦多以“同袍”互称，既有互称战友，共襄此举的勉励，又暗示了此处的“袍”即汉服。

汉服，指的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，而非单指汉朝一朝的服饰。其基本特点是褒衣大袖，右衽系带。《易传》里说道，“黄帝、尧舜，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《乾》《坤》”，炎黄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，虽不敢说是黄帝创制了衣冠，然其必然也对服饰作出了一定的规范与要求，可以认为上古是汉服真正的起源之时。此前的汉服，称为衣冠，华服。直至清朝入关剃发易服，汉服在主流社会中消失，汉族失落了自己的民族服饰。

汉服、汉人两个词语，都存在着先表示朝代，而后扩大概念至汉族的过程。如《汉书》：“数来朝贺，乐汉衣服制度”，指的是汉朝服饰，即《周礼》《礼记》里的冠服体系；而如《辽志》中所言，“国主与汉官即汉服”中的汉服，指的则是汉人的服饰。是因为汉朝时国力强盛，华夏人的概念逐渐被汉人取代，华夏衣冠也逐渐被称为汉服。

“余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。带长剑之陆离兮，冠切云之崔嵬。”屈原在《涉江》中提到的“奇服”便是汉服。屈原是楚人，而汉朝之兴与楚地有莫大关系，汉代服饰的曲裾绕襟袍便源自楚地。除了曲裾，秦汉时的直裾绕襟袍，魏晋时的裤褶服，隋唐的圆领袍衫、齐胸襦裙，宋明的褙子、道袍、袄裙等，都成为了现代汉服体系中的重要部分。历经数千年的演变，汉服在宽大飘逸、灵动脱俗的基本风格之下，演绎出数百种款式，其中既有汉文化体系的自然更替，也融合了“胡服骑射”等其他民族的风格。在现代的复兴运动中，同胞们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、易于复原考据的形制加以普及，形成了现代“不论朝代，只论形制”的汉服体系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汉文化熔铸百家、包罗万象的特点。所以现在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汉服，不一定是汉朝的服饰，也不一定是哪一朝哪一代的款式。汉服并不为任何一个时代局限，又可以在任何时代拥有自己的生命力。

汉服运动：

存续绵延、方兴未艾

其实在清初的剃发令中，有“俗从而僧道不从”的讲究，故而汉服虽在大众视野里消失，却从未离开过世间，从苏格兰人约翰·汤姆逊拍摄的清末僧侣所穿的僧袍可以看出，这些还保留明制汉服特点的僧袍，与传统的汉服款式——明制道袍（直裰）在外观上几乎无异；清末，太平天国也曾试图推翻满清服饰、恢复汉服，然而因为一方面时间久远，一方面资料匮乏、考据不力，难以实行，甚至一些太平军将士还将戏服穿在身上作战；到了民国，一些小范围的汉服复兴新露锋芒：章太炎爱穿一件前胸绣一“汉”字的交领衣，是为近代

汉服第一人；夏震武束发深衣、钱玄同着玄端办公、张大千宽袍大袖游历欧洲；1914年拟定民国礼制七种，包括玄衣纁裳玄冕的祭服。李叔同先生祭孔、曲阜孔门合影、袁世凯祭天等照片，都可佐证汉服在民国时期的影响。

当时的复兴运动规模并不很大，也没有固定的团体与宗旨，加上社会形势混乱，很快就被历史揭过，直到现代，借助互联网的力量，这些追问者才得到自己的答案。

2001年的APEC会议上，各国领导人身着唐装与会，引起了关于民族服饰的讨论。其实唐装是根据满族马褂改良的中国风时装，既不是唐朝人的服装，也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服饰，自然也并非唯一可以代表中国的礼服，当然，汉服也从来无意觊觎“官方唯一指定传统礼服”之名，汉服只是汉族的民族服装，与旗袍、唐装一道，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着传统中国的华服之美。

在2002年，唐装方兴未艾之时，有一批年轻人以网络为基本活动空间，提出了一项与国民服饰生活有重大关系的新话题，也即汉服复兴运动。2002年初，网友“华夏血脉”发表了题为《失落的文明——汉族民族服饰》的文章，使得“汉服”一词从尘封的历史中重新破土而出；2003年7月21日，王育良上传自制汉服照，成为当代公开自制汉服第一人；2003年11月22日，河南一名工人身着汉服，宽袍广袖过闹市，被新加坡媒体报道，引发了诸多讨论，汉服复兴运动从此进入公共视野，2003年也被称为“汉服复兴元年”。2004年至2010年，在中国各主要城市，个人或汉服爱好者群体在公共场所或特定场合展示汉服，以汉服作为礼服的行动日益频繁。

如今全国大大小小的汉服社团正以迅猛的速度开枝散叶，汉服爱好者的数量也与日俱增。早期汉服复兴者多是以网络宣传、理论研究为主，年龄层次上也以已工作或在校大学生为主。近年来研究方向则越来越向考据服饰方面发展，也逐渐吸纳了很多其他年龄层次的人，甚至一些汉服爱好者的父母也在儿女的影响下参加汉服活动，穿汉服庆祝传统节日。依据对汉服的理解程度，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：一是汉服爱好者，也即已接触汉服，对汉服有一定了解，认同汉服复兴的主要观点与理念；二是汉服生活者，即将汉服生活化，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；三是汉服复兴者，主要进行理论研究或服饰考据，或负责引导社团、举办活动，较大范围地复兴推广汉服。

汉家衣裳：

和服？韩服？影楼装？

日本人或韩国人穿着民族服饰走上街头，并不会引起围观，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穿着他们的民族服饰生活，也不会有什么不适。五十多个民族的大合影，却因汉族代表穿了一件白衬衫多了些许尴尬。华夏不识白衣冠，恐怕是汉服复兴者们最为痛心

的事，虽有传承被迫中断的历史原因在，却始终不可谓之无憾。汉服复兴的第一步，也理当由引导汉族人认识并进一步认可汉服始。

服饰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个比较偏门的领域，更遑论是断代了三百多年的汉服了，大众对汉服有一定的陌生感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这样一种自发的文化复兴运动，自然也存在很多问题。随着汉服运动的发展，汉服一词的知名度已经越来越高，衣着过市，也有些人会认得出是汉服。但总体看来，大众对汉服的形制还是缺少一定的知识。

前几年大家把汉服说成戏服，这几年大家又把戏服说成汉服，一方面汉服的知名度提高，另一方面汉服的辨识知识还是需要科普。其实汉服都有一定的形制，用料方面也比较讲究，首先现代汉服在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一般前襟后襟会有中缝，以示人道正直，现代汉服最常用的料子，如棉、麻、一些化纤如提花绸、涤卡等等，但是绝不会出现如影楼装中那些亮闪闪的料子。因为汉服是生活中穿着的民族服饰，当然要舒适而贴合身体，不会用过分夸张的布料。再如一些开胸、露腿等等不符合古代主流审美的衣服，也不可能是现代汉服体系里承认的汉服，（当然唐制襦裙除外）。

汉服和和服、韩服的区别也很明显，和服韩服虽然都是学自中国，却在长期的发展中产生了自己的民族特色，如和服后的小枕头，韩服袄裙宽大的下摆和提高到胸的下裙，韩国长衫的浅交领更像v型而不是y型……当然最主要的区别是，和服、韩服整体上呈现出硬线条的感觉，汉服则追求线条的流畅与飘逸。在用料上，汉服远超出身体正常尺寸的需要，袖子的用料一般会比手臂长，当人曲臂之时，这种大袖会形成流畅的竖式线条，配合肩、胸等处因尺寸放量形成的竖式线条与上窄下宽的塔式审美，给人以行云流水的飘逸之感。在平面裁剪的时代，袖子巧妙化解了汉服溜肩的缺陷，在保证身体灵活自如之外，更追求人的精神气度。

同胞共济：

始自衣冠，达于博远

复兴不利于行、不利于劳的汉服意义何在？所谓的“汉服热”会不会只是同胞们的集体臆想与形胜于质的孤芳自赏？西方文明早已浸透、日韩文化不断涌入，祭出汉服只是为了打响文化自卫反击战吗？被迫中断了自身传承的汉民族，重拾起汉家衣冠，又能否重新觅得失落的传承与乡愁？自汉服运动萌芽至今，这些质疑与讨论就一直存在。

诚然每个人都有选择着装的权利，但即便是打上复古标签的衣冠，本质上依然是我们祖先曾穿着并看重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内容，不容轻视，亦应怀有适当的敬畏之心与传承之念。事实上，汉服的断代并不属于自然消亡，一件服装的失落可能只需要一场战争、一次改朝换代，其复兴却需要重新打捞起其身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合，而非简单地把一件早已被历史尘封的衣服翻出来穿在身上。汉服是传统美学的集大成者，也是刺绣、染织等三十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凸显自己民族的特色、彰显华夏古风的风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
外来文化传入，的确是复兴汉服的一个重要原因，然而汉服复兴的目的却不局限于文化自卫，同胞更多的还是希望在现代社 会里为传统文化找到些许再次生发的可能，也开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新方式。古英文的失落使得欧洲人越来越难以理解莎翁的幽默桥段，复兴汉家衣冠，也是为了让同侪及后人在诵起“越罗衫袂迎春风，玉刻麒麟腰带红”时，不至于茫然到只能从影视剧中追索一个并不确切的影像。某种程度上，汉服也是一个民族在现代社会的身份认知与乡愁归处。

已故的汉服运动前辈溪山琴况写过一段话：“汉服应‘新民’，它本身即是精神独立的产物，它应该重塑一群更拥有独立精神和自主思考能力的人；汉服应‘新民’，它应该塑造一群拥有世界级文化大国气度和自信的国民；汉服应‘新民’，它应该撑起强势崛起的民间力量，实现中国前所未有的民间的文明觉醒。”复兴不是复古：古人用得我用不得，是复古；古人用得我也用得，方是复兴。（**本稿来源**《凤凰网·文化频道》）